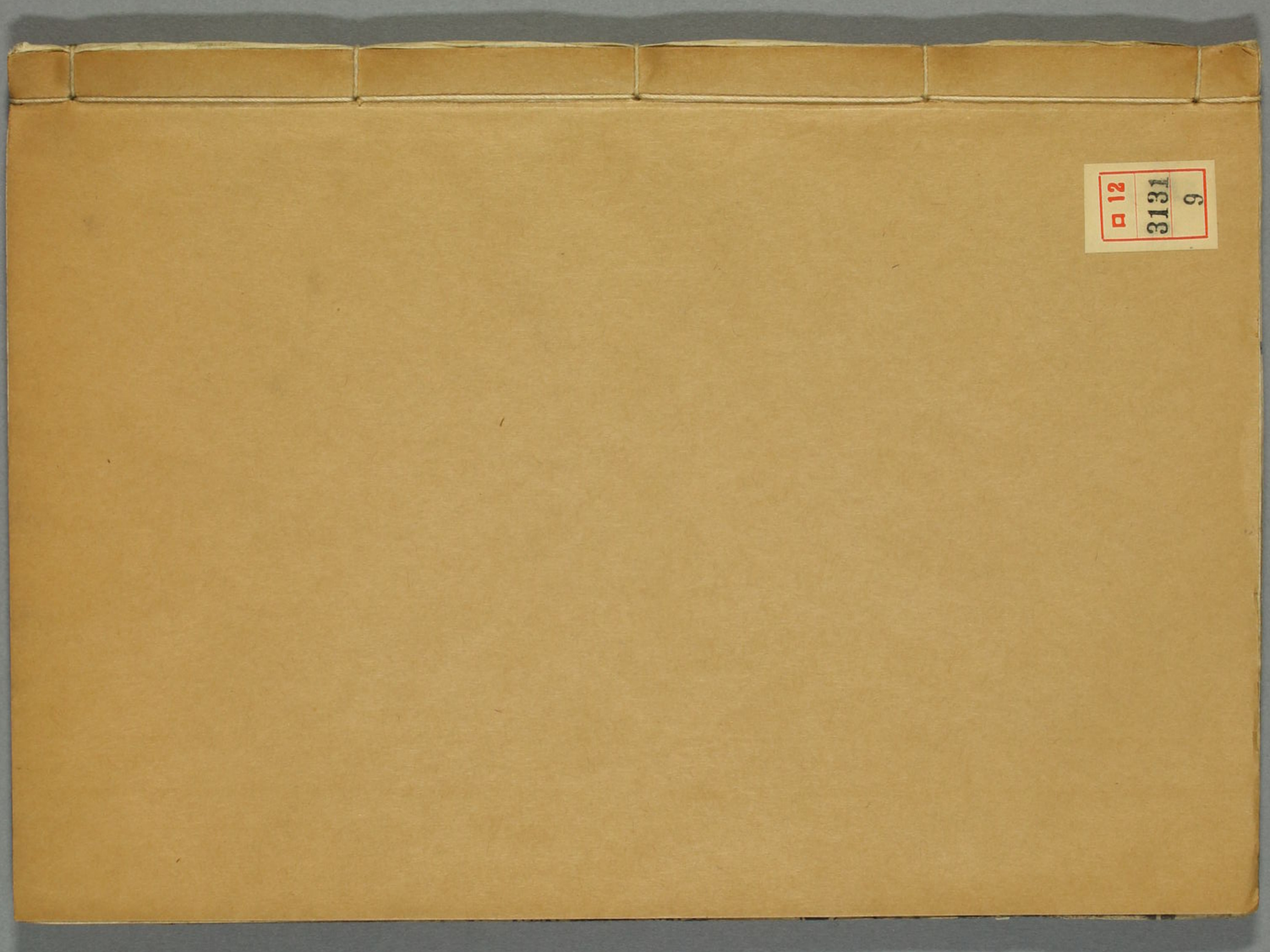
□ 12
3131
9

孟子集註 十

D 12
3131
9

孟子卷之十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朱熹集註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

坐於治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
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自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
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
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
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
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
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
下之重也
與音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
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
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

一爾我雖袒裸裎於我側爾焉
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
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
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
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
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
而仕孔子也 淅先歷反

接猶承也。淅漬米將炊。而
遽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炒也。舉此一
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欲
去魯。汲汲而行。豈得爲遲。楊氏曰。孔子欲
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將肉
而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屑去。而行非速
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
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
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偏者和之極。
勉而至聖人之清。勉而和至聖人之和。所

謂聖矣。不免而至焉者也。孔氏曰。徒有其者。以天下之爲己責也。愚謂孔子仕魯。攝相事。當其可。蓋兼三子之可以爲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往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也。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

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堅也。振。收也。如振旅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小成。猶孔子之偏於一事。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兼總衆德而言。兼知仁之事也。

智辯則力也。聖辯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中去聲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蓋乳子巧劬備全。而聖智兼備。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難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知之不至。是以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也。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

何錡魚綺反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惡上去聲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之周制妨害己之所爲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九等也

公者三公之爵位天子而兼三公之尊者之名侯者侯伯之侯外諸侯入爲天子卿大夫者也君者通治人之稱正名定分備者王制詳之

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注疏云才長於事大者乃士云ノ）

此ハ班爵之制也。五等ノ通於天下。六等ノ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真ニ有名ノ地ヲ云ニ非ズ）

此以下ハ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

（注疏云ニ非ズ）

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制儀父之類是也

（注疏云ニ非ズ）

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ハ上士ノ下士ノ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但シ）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人可食二千八百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千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八百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祿亦如之。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以代其耕也。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四百人。卿田二千畝。可食一千二百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八百人。上士田三百畝。可食三百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二百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祿亦如之。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以代其耕也。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一千六百人。卿田一千畝。可食一百人。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
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
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
其祿以是爲差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百畝加之以糞糞多
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
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
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
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
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
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
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
盡信而句爲中之解上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
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也者友其
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
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

之與此五人者友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者友之矣 乘去聲 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而與五人者友五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惠則事我者也 費音秘 般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

王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乎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孟子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介音戛與平聲下同

孔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 與平聲下同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卻人之物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窃詐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之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必爲彼既得之而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以他辭卻之。如此可乎。否耶交以道。如餽鹽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

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讎。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與平聲讎書作讐愍徒對反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固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閔作愍。無凡民二字。讎。越也。言殺人而顚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然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商受至爲

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闕文或闕文之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

猶較孔子亦猶較猶可而況受
其賜乎 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
地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則其與竊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竊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竊人乃為真盜甚至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竊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之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

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與平聲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

器ノ未タ詳ナラス。徐氏カ曰ク。先ッ以テ簿書ノ正サヲ祭ル。使テ有定數。而不下以ニ四方難ニ纏之物ノ實ヲ之。夫器有ニ常品ニ。則其本正ニ矣。彼猾ノ者將ニ久メ而自發ス矣。未タ知是ヲ否也。兆ハ猶ホ之兆。蓋事ノ之端也。孔子所ノ以テ示ニ於人ニ。使ト知ラ吾カ去ク者。亦欲ノ小試ニ行ン道之一端

並去聲
下同

仕本爲行道而仕者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亦有爲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養親操井臼而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饋養者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爲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惡平聲柝音託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爲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

祿薄其職易稱爲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爲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

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委烏僞反會公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茁肥貌言必計孔子之聖而嘗爲賤官不以爲辱者所謂爲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

道不行恥也　朝音潮

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發道爲務則非竊祿之官此爲貧爵者不可以居尊位貧賤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他國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諸侯則非禮也

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而周之則周卹之禮也

無常數君待民之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於我也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摽去聲下同摽掠也卒末也摽擲也繆公使者南面傳命公面北面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鼎使者出拜而辭之大馬畜役蓋繆公偶悟自比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況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所缺

拜之（勞也。僕煩猥貌）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女下去聲）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市井喧雜之地草莽草野之稱）

之臣皆謂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贄同）

傳通也贄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通其名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之則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爲並去聲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

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與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招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　施士以旌大夫以皮冠庶人

(九成傳僖公二十二年僖公二十年十月齊公之田獵ヲ好ミ玉ヲ以テ虞人ヲ招キ玉ヲ以テ虞人ヲ執ヘ玉ヲ以テ虞人ヲ招キ玉ヲ以テ虞人ヲ招キ玉ヲ以テ虞人ヲ招キ

文能由是一路之義上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孟子）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下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乃音仍同下倣此）

○孟子謂萬章曰（下同）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益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人

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一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孟子卷之十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宜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貴戚不能行之於始。而霍光異姓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可以論也